

冯梦龙 蔡元放 编

东周列国志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

知识出版社

5

第五十九回

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

话说楚中军元帅公子侧平日好饮，一饮百觚不止，一醉竟日不醒。楚共王知其有此毛病，每出军，必戒使绝饮。今日晋楚相持，有大事在身，涓滴不入于口。是日，楚王中箭回寨，含羞带怒，公子侧进曰：“两军各已疲劳，明日且暂休息一日，容臣从容熟计，务要与主公雪此大耻。”

公子侧辞回中军，坐至半夜，计未得就。有小竖名穀阳，乃公子侧贴身宠用的，见主帅愁思劳苦，客中藏有三重美酒，暖一瓭以进。公子侧嗅之，愕然曰：“酒乎？”穀阳知主人欲饮，而畏左右传说，乃谎言曰：“非酒，乃椒汤耳。”公子侧会其意，一吸而尽，觉甘香快噪，妙不可言，问：“椒汤还有否？”穀阳曰：“还有。”穀阳只说椒汤，只顾满斟献上。公子侧枯肠久渴，口中只叫：“好椒汤，竖子爱我！”斟来便吞，正不知饮了多少，颓然大醉，倒于坐席之上。

楚王闻晋令鸡鸣出战，且鲁、卫之兵又到，急遣内侍往召公子侧来，共商应敌之策。谁知公子侧沉沉冥冥，已入醉乡，呼之不应，扶之不起。但闻得一阵酒臭，知是害酒，回复楚王。楚王一连遣人十来次催并。公子侧越催得急，越睡得熟。小竖穀阳泣曰：“我本爱元帅而送酒，谁知反以害之！楚王知道，连我性命难保，不如逃之。”时楚王见司马不到，

没奈何，只得召令尹婴齐计议。婴齐原与公子侧不合，乃奏曰：“臣逆知晋兵势盛，不可必胜，故初议不欲救郑，此来都出司马主张。今司马贪杯误事，臣亦无计可施。不如乘夜悄悄班师，可免挫败之辱。”楚王曰：“虽然如此，司马醉在中军，必为晋军所获，辱国非小。”乃召养繇基曰：“仗汝神箭，可拥护司马回国也。”当下暗传号令，拔寨都起，郑成公亲帅兵护送出境，只留养繇基断后。繇基思想道：“等待司马酒醒，不知何时？”即命左右便将公子侧扶起，用革带缚于车上，叱令逐队前行，自己率弓弩手三百人，缓缓而退。

黎明，晋军开营索战，直逼楚营，见是空幕，方知楚军已遁去矣。栾书欲追之，士燮力言不可。谍者报：“郑国各处严兵固守。”栾书度郑不可得，乃唱凯而还。鲁、卫之兵，亦散归本国。

却说公子侧行五十里之程，方才酒醒，觉得身子绷急，大叫：“谁人缚我？”左右曰：“司马酒醉，养将军恐乘车不稳，所以如此。”乃急将革带解去。公子侧双眼尚然朦胧，问道：“如今车马往那里走？”左右曰：“是回去的路。”又问：“如何便回？”左右曰：“夜来楚王连召司马数次，司马醉不能起。楚王恐晋军来战，无人抵敌，已班师矣。”公子侧大哭曰：“竖子害杀我也！”急唤穀阳，已逃去不知所之矣。楚共王行二百里，不见动静，方才放心。恐公子侧惧罪自尽，乃遣使传命曰：“先大夫子玉之败，我先君不在军中；今日之战，罪在寡人，无与司马之事。”婴齐恐公子侧不死，别遣使谓公子侧曰：“先大夫子玉之败，司马所知也。纵吾王不忍加诛，司马何面目复临楚军之上乎？”公子侧叹曰：“令尹以大义见责，侧其敢贪生乎？”乃自缢而死。楚王叹息不已。此周简王十一年事。

髯仙有诗言酒之误事。诗云：

眇目君王资老谋，英雄谁想困糟丘？

竖子爱我翻成害，谗说能消万事愁。

活分两头。却说晋厉公胜楚回朝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骄侈愈甚。士燮逆料晋国必乱，郁郁成疾，不肯医治，使太祝祈神，只求早死。未几卒，子范臼嗣。时胥童巧佞便给，最得宠幸，厉公欲用为卿，奈卿无缺。胥童奏曰：“今三郤并执兵权，族大势重，举动自专，将来必有不轨之事，不如除之。若除郤氏之族，则位署多虚，但凭主公择爱而立之，谁敢不从？”厉公曰：“郤氏反状未明，诛之恐群臣不伏。”胥童又奏曰：“鄢陵之战，郤至已围郑君，两下并车，私语多时，遂解围放郑君去了。其间必先有通楚事情。只须问楚公子熊茷，便知其实。”厉公即命胥童往召熊茷。

胥童谓熊茷曰：“公子欲归楚乎？”茷曰：“思归之甚，恨不能耳！”胥童曰：“汝能依我一事，当送汝归。”熊茷曰：“惟命。”胥童遂附耳言：“若见晋侯，问起郤至之事，必须如此恁般登答①。”熊茷应允。胥童遂引至内朝来见。晋厉公屏去左右，问：“郤至曾与楚私通否？汝当实言，我放汝回国。”熊茷曰：“恕臣无罪，臣方敢言。”厉公曰：“正要你说实话，何罪之有？”熊茷曰：“郤氏与吾国子重，二人素相交善，屡有书信相通，言：‘君侯不信大臣，淫乐无度，百姓胥怨，非吾主也。人心更思襄公，襄公有孙名周，见在京师。他日南北交兵，幸而师败，吾当奉孙周以事楚。’独此事臣素知之，他未闻也。”按晋襄公之庶长子名谈，自赵盾立灵公，谈避居于周，在单襄公门下。后谈生下一子，因是在周所生，故名

曰周。当时灵公被弑，人心思慕文公，故迎立公子黑臀。黑臀传驩，驩传州蒲。至是州蒲淫纵无子，人心复思慕襄公，故胥童教熊茷使引孙周，以摇动厉公之意。熊茷言之未已，胥童接口曰：“怪得前日鄢陵之战，郤犇与婴齐对阵，不发一矢，其交通之情可见矣。郤至明纵郑君，又何疑焉？主公若不信，何不遣郤至往周告捷，使人窥之，若果有私谋，必与孙周私下相会。”厉公曰：“此计甚当。”遂遣郤至献楚捷于周。

胥童阴使人告孙周曰：“晋国之政，半在郤氏，今温季来王都献捷，何不见之？他日公孙复还故国，也有个相知。”孙周以为然。郤至至周，公事已毕，孙周遂至公馆相拜。未免详叩本国之事，郤至一一告之，谈论半日而别。厉公使人探听回来，传说如此。熊茷所言，果然是实，遂有除郤氏之意，尚未发也。

一日，厉公与妇人饮酒，索鹿肉为饌甚急，使寺人孟张往市取鹿。市中适当缺乏，郤至自郊外载一鹿于车上，从市中而过。孟张并不分说，夺之以去。郤至大怒，弯弓搭箭，将孟张射死，复取其鹿。厉公闻之，怒曰：“季子太欺余也！”遂召胥童、夷羊五等一班嬖人共议，欲杀郤至。胥童曰：“杀郤至，则郤犇、郤犇必叛，不如并除之。”夷羊五曰：“公私甲士，约可八百人，以君命夜帅以往，乘其无备，可必胜也。”长鱼矫曰：“三郤家甲，倍于公宫，斗而不胜，累及君矣。方今郤至兼司寇之职，郤犇又兼士师，不如诈为狱讼，覲便刺之，汝等引兵接应可也。”厉公曰：“妙哉！我使力士清沸魑助汝。”

长鱼矫打听三郤是日在讲武堂议事，乃与清沸魑各以鸡血涂面，若争斗相杀者，各带利刀，扭结到讲武堂来，告诉

曲直。郤犇不知是计，下坐问之。清沸魑假作稟话，捱到近身，抽刃刺犇，中其腰，扑地便倒。郤锜急拔佩刀来砍沸魑，却是长鱼矫接住，两个在堂下战将起来。郤至捉空趋出，升车而逃。沸魑把郤犇再砍一刀，眼见得不活了，便来夹攻郤锜。锜虽是武将，争奈沸魑有千斤力气的人，长鱼矫且是年少手活，一个人怎战得他两个人过，亦被沸魑搦倒②。长鱼矫见走了郤至，道：“不好了，我追赶他去。”也是三郤合当日并命，正走之间，遇着胥童、夷羊五引着八百甲士来到，口中齐叫：“晋侯有旨，只拿谋反郤氏，不得放走了！”郤至见不是头，回车转来，劈面撞见长鱼矫，一跃上车。郤至早已心慌，不及措手，被长鱼矫乱砍，便割了头。清沸魑把郤锜、郤犇都割了头，血淋淋的三颗首级，提入朝门。有诗为证：

无道君昏臣不良，纷纷嬖幸擅朝堂。

一朝过听谗人语，演武堂前起战场。

却说上军副将荀偃，闻本帅郤锜在演武堂遇贼，还不知何人，即时驾车入朝，欲奏闻讨贼。中军元帅栾书，不约而同，亦至朝门，正遇胥童引兵到来。书、偃不觉大怒，喝曰：“我只道何人为乱，原来是你鼠辈！禁地威严，甲士谁敢近前？还不散去！”胥童也不答话，即呼于众曰：“栾书、荀偃，与三郤同谋反叛，甲士与我一齐拿下，重重有赏！”甲士奋勇上前，围裹了书、偃二人，直拥至朝堂之上。厉公闻长鱼矫等干事回来，即时御殿。看见甲士纷纷，倒吃了一惊，问胥童曰：“罪人已诛，众军如何不散？”胥童奏曰：“拿得叛党书、偃，请主公裁决！”厉公曰：“此事与书、偃无与。”长鱼矫跪至晋侯膝前，密奏曰：“栾、郤同功一体之人，荀偃又是郤锜

部将。三郤被诛，栾、荀二氏必不自安，不久将有为郤氏复仇之事。主公今日不杀二人，朝中不得太平。”厉公曰：“一朝而杀三卿，又波及他族，寡人不忍也！”乃恕书、偃无罪，还复原职。书、偃谢恩回家。长鱼矫叹曰：“君不忍二人，二人将忍于君矣！”即时逃奔西戎去了。

厉公重赏甲士，将三郤尸首号令朝门三日，方听收葬。其郤氏之族，在朝为官者，姑免死罪，尽罢归田。以胥童为上军元帅，代郤锜之位；以夷羊五为新军元帅，代郤犨之位；以清沸魑为新军副将，代郤至之位。楚公子熊茷释放回国。胥童既在卿列，栾书、荀偃羞与同事，每每称病不出。胥童恃晋侯之宠，不以为意。

一日，厉公同胥童出游于嬖臣匠丽氏之家。家在太阴山之南，离绛城二十余里，三宿不归。荀偃私谓栾书曰：“君之无道，子所知也。吾等称疾不朝，目下虽得苟安，他日胥童等见疑，复诬我等以怨望之名，恐三郤之祸，终不能免，不可不虑。”栾书曰：“然则何如？”荀偃曰：“大臣之道，社稷为重，君为轻。今百万之众，在子掌握，若行不测之事，别立贤君，谁敢不从？”栾书曰：“事可必济乎？”荀偃曰：“龙之在渊，没人不可窥也，及其离渊就陆，童子得而制之。君游于匠丽氏，三宿不返，此亦离渊之龙矣，尚何疑哉？”栾书叹曰：“吾世代忠于晋家，今日为社稷存亡，出此不得已之计，后世必议我为弑逆，我亦不能辞矣！”乃商议忽称病愈，欲见晋侯议事。预使牙将程滑，将甲士三百人，伏于太阴山之左右。

二人到匠丽氏谒见厉公，奏言：“主公弃政出游，三日不归，臣民失望，臣等特来迎驾还朝。”厉公被强不过，只得起

驾。胥童前导，书、偃后随。行至太阴山下，一声炮响，伏兵齐起。程滑先将胥童砍死。厉公大惊，从车上倒跌下来。书、偃吩咐甲士将厉公拿住。屯兵于太阴山下，囚厉公于军中。栾书曰：“范、韩二氏，将来恐有异言，宜假君命以召之。”荀偃曰：“善。”乃使飞车二乘，分召士句、韩厥二将。使者至士句之家。士句问：“主公召我何事？”使者不能答。句曰：“事可疑矣。”即遣心腹左右，打探韩厥行否。韩厥先以病辞。句曰：“智者所见略同也。”栾书见句、厥俱不至，问荀偃：“此事如何？”偃曰：“子已骑虎背，尚欲下耶？”栾书点头会意。是夜，命程滑献酖酒于厉公，公饮之而薨。即于军中殓殓，葬于翼城东门之外。士句、韩厥骤闻君薨，一齐出城奔丧，亦不问君死之故。

葬事既毕，栾书集诸大夫共议立君。荀偃曰：“三郤之死，胥童谤谓欲扶立孙周，此乃讖也。灵公死于桃园，而襄遂绝后，天意有在，当往迎之。”群臣皆喜。栾书乃遣荀莹如京师，迎孙周为君。周是时十四岁矣，生得聪颖绝人，志略出众。见荀莹来逆，问其备细，即日辞了单襄公，同荀莹归晋。行至地名清原，栾书、荀偃、士句、韩厥一班卿大夫，齐集迎接。孙周开言曰：“寡人羁旅他邦，且不指望还乡，岂望为君乎？但所贵为君者，以命令所自出也。若以名奉之，而不遵其令，不如无君矣。卿等肯用寡人之命，只在今日，如其不然，听卿等更事他人。孤不能拥空名于上，为州蒲之续也。”栾书等俱战栗再拜曰：“群臣愿得贤君而事，敢不从命！”既退，栾书谓诸臣曰：“新君非旧比也，当以小心事之。”

孙周进了绛城，朝于太庙，嗣晋侯之位，是为悼公。即位之次日，即面责夷羊五、清沸魑等逢君于恶之罪，命左右

推出朝门斩之，其族俱逐出境外。又将厉公之死，坐罪程滑，磔之于市。吓得栾书终夜不寐，次日即告老致政，荐韩厥以自代。未几，惊忧成疾而卒。悼公素闻韩厥之贤，拜为中军元帅，以代栾书之位。

韩厥托言谢恩，私奏于悼公曰：“臣等皆赖先世之功，得侍君左右。然先世之功，无有大于赵氏者。衰佐文公，盾佐襄公，俱能输忠竭悃^③，取威定伯。不幸灵公失政，宠信奸臣屠岸贾，谋杀赵盾，出奔仅免。灵公遭兵变，被弑于桃园。景公嗣立，复宠岸贾。岸贾欺赵盾已死，假称赵氏弑逆，追治其罪，灭绝赵宗，臣民愤怨，至今不平。天幸赵氏有遗孤赵武尚在，主公今日赏功罚罪，大修晋政，既已正夷羊五等之罚，岂可不追录赵氏之功乎？”悼公曰：“此事寡人亦闻先人言之，今赵氏何在？”韩厥对曰：“当时岸贾索赵氏孤儿甚急，赵之门客曰公孙杵臼、程婴，杵臼假抱遗孤，甘就诛戮，以脱赵武；程婴将武藏匿于孟山，今十五年矣。”悼公曰：“卿可为寡人召之。”韩厥奏曰：“岸贾尚在朝中，主公必须秘密其事。”悼公曰：“寡人知之矣。”

韩厥辞出宫门，亲自驾车，往迎赵武于孟山。程婴为御，当初从故绛城而出，今日从新绛城而入，城郭俱非，感伤不已。韩厥引赵武入内宫，朝见悼公。悼公匿于宫中，诈称有疾。明日，韩厥率百官入宫问安，屠岸贾亦在。悼公曰：“卿等知寡人之疾乎？只为功劳簿上有一件事不明，以此心中不快耳！”诸大夫叩首问曰：“不知功劳簿上那一件不明？”悼公曰：“赵衰、赵盾，两世立功于国家，安忍绝其宗祀？”众人齐声应曰：“赵氏灭族，已在十五年前，今主公虽追念其功，无人可立。”悼公即呼赵武出来，遍拜诸将。”诸将曰：“此位

小郎君何人？”韩厥曰：“此所谓孤儿赵武也。向所诛赵孤，乃门客程婴之子耳。”屠岸贾此时魂不附体，如痴醉一般，拜伏于地上，不能措一词。悼公曰：“此事皆岸贾所为，今日不族岸贾，何以慰赵氏冤魂于地下？”叱左右：“将岸贾绑出斩首！”即命韩厥同赵武领兵围屠岸贾之宅，无少长皆杀之。赵武请岸贾之首，祭于赵朔之墓。国人无不称快。潜渊咏史诗曰：

岸贾当时灭赵氏，今朝赵氏灭屠家。

只争十五年前后，怨怨仇仇报不差！

晋悼公既诛岸贾，即召赵武于朝堂加冠，拜为司寇，以代岸贾之职。以前田禄，悉给还之。又闻程婴之义，欲用为军正。婴曰：“始吾不死者，以赵氏孤未立也。今已复官报仇矣，岂可自贪富贵，令公孙杵臼独死？吾将往报杵臼于地下！”遂自刎而亡。赵武抚其尸痛哭，请于晋侯，殓殓从厚，与公孙杵臼同葬于云中山，谓之二义冢。赵武服齐衰④三年，以报其德。有诗为证：

阴谷深藏十五年，袴中儿报祖宗冤。

程婴杵臼称双义，一死何须问后先？

再说悼公既立赵武，遂召赵胜于宋，复以邯郸畀之。又大正群臣之位，贤者尊之，能者使之，录前功，赦小罪，百官济济，各称其职。且说几个有名的官员：韩厥为中军元帅，士匄副之；荀偃为上军元帅，荀偃副之；栾黶为下军元帅，士魋副之；赵武为新军元帅，魏相副之；祁奚为中军尉，羊舌职副之；魏绛为中军司马，张老为候奄，韩无忌掌公族大夫。士渥浊为太傅，贾辛为司空。栾黶为亲军戎御。荀宾为车右将军。程郑为赞仆。铎遏寇为舆尉。籍偃为舆司马。百官既

具，大修国政，蠲逋薄敛，济乏省役，振废起滞，恤鰥惠寡，百姓大悦。宋、鲁诸国闻之，莫不来朝。惟有郑成公因楚王为他射损其目，感切于心，不肯事晋。

楚共王闻厉公被弑，喜形于色，正思为复仇之举。又闻新君嗣位，赏善罚恶，用贤图治，朝廷清肃，内外归心，伯业将复兴，不觉喜变为愁，即召群臣商议，要去扰乱中原，使晋不能成伯。令尹婴齐束手无策。公子壬夫进曰：“中国惟宋爵尊国大，况其国介于晋、吴之间，今欲扰乱晋伯，必自宋始。今宋大夫鱼石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五人与右师华元相恶，见今出奔在楚。若资以兵力，用之伐宋，取得宋邑，即以封之。此以敌攻敌之计。晋若不救，则失诸侯矣；若救宋，必攻鱼石，我坐而观其成败，亦一策也。”共王乃用其谋。即命壬夫为大将，用鱼石等为向导，统大军伐宋。

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 释

①登答：对答。②擗倒：捅倒。擗(chuò)，刺，扎。③输忠竭悃：表达忠心，竭尽诚恳。④齐衰：古代丧服之名。用粗麻布做成，因其缉边缝齐，故名。

第六十回

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

话说周简王十三年夏四月，楚共王用右尹壬夫之计，亲统大军，同郑成公伐宋，以鱼石等五大夫为向导，攻下彭城，使鱼石等据之，留下三百乘，屯戍其地。共王谓五大夫曰：“晋方通吴，与楚为难，而彭城乃吴、晋往来之径。今留重兵助汝，进战则可以割宋国之封，退守亦可以绝吴、晋之使。汝宜用心任事，勿负寡人之托！”共王归楚。

是冬，宋成公使大夫老佐帅师围彭城。鱼石统戍卒迎战，为老佐所败。楚令尹婴齐闻彭城被围，引兵来救。老佐恃勇轻敌，深入楚军，中箭而亡。婴齐遂进兵侵宋。宋成公大惧，使右师华元至晋告急。韩厥言于悼公曰：“昔文公之伯，自救宋始。兴衰之机，在此一举，不可以不勤也。”乃大发使征兵于诸侯。悼公亲统大将韩厥、荀偃、栾黶等，先屯兵于台谷。婴齐闻晋兵大至，乃班师归楚。

周简王十四年，悼公帅宋、鲁、卫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八国之兵，进围彭城。宋大夫向戌使士卒登轝车，向城上四面呼曰：“鱼石等背君之贼，天理不容！今晋统二十万之众，蹂破孤城，寸草不留，汝等若知顺逆，何不擒逆贼来降？免使无辜被戮。”如此传呼数遍，彭城百姓闻之，皆知鱼石理亏，开门以纳晋师。时楚戍虽众，鱼石等不加优恤，莫肯效力。晋

悼公入城，戍卒俱奔散。韩厥擒鱼石，栾黶、荀偃擒鱼府，宋向戌擒向为人、向带，鲁仲孙蔑擒鳞朱，各解到晋悼公处献功。悼公命将五大夫斩首，安置其族于河东壶丘之地。遂移师问罪于郑。楚右尹壬夫侵宋以救郑，诸侯之师还救宋，因各散归。

是年，周简王崩，世子泄心即位，是为灵王。灵王自始生时，口上便有髭须，故周人谓之髭王。髭王元年夏，郑成公疾笃，谓上卿公子骅曰：“楚君以救郑之故，矢及于目，寡人未之敢忘。寡人死后，诸卿切勿背楚！”嘱罢遂薨。公子骅等奉世子髡顽即位，是为僖公。

晋悼公以郑人未服，大合诸侯于戚以谋之。鲁大夫仲孙蔑献计曰：“郑地之险，莫如虎牢，且楚、郑相通之要道也。诚筑城设关，留重兵以逼之，郑必从矣。”楚降将巫臣献计曰：“吴与楚一水相通，自臣往岁聘吴，约与攻楚，吴人屡次侵扰楚属，楚人苦之。今莫若更遣一介，导吴伐楚，楚东苦吴兵，安能北与我争郑乎？”晋悼公两从之。时齐灵公亦遣世子光，同上卿崔杼来会所，听晋之命。悼公乃合九路诸侯兵力，大城虎牢，增置墩台。大国抽兵千人，小国五百三百，共守其地。郑僖公果然恐惧，始行成于晋。晋悼公乃还。

时中军尉祁奚年七十余矣，告老致政。悼公问曰：“孰可以代卿者？”奚对曰：“莫如解狐。”悼公曰：“闻解狐卿之仇也，何以举之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仇也。”悼公乃召解狐，未及拜官，狐已病死。悼公复问曰：“解狐之外，更有何人？”奚对曰：“其次莫如午。”悼公曰：“午非卿之子耶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子也。”悼公曰：“今中军尉副羊舌职亦死，卿为我并择其代。”奚对曰：“职有二子，曰赤，曰

盼，二人皆贤，惟君所用。”悼公从其言，以祁午为中军尉，羊舌赤副之。诸大夫无不悦服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巫臣之子巫狐庸，奉晋侯命如吴，见吴王寿梦，请兵伐楚。寿梦许之，使世子诸樊为将，治兵于江口。早有谍人报入楚国。楚令尹婴齐奏曰：“吴师从未至楚，若一次入境，后将复来，不如先期伐之。”共王以为然。婴齐乃大阅舟师，简精卒二万人，由大江袭破鸠兹，遂欲顺流而下。骁将邓廖进曰：“长江水溜^①，进易退难。小将愿率一军前行，得利则进，失利亦不至于大败。元帅屯兵于郝山矶，相机观变，可以万全。”婴齐然其策，乃选组甲三百人，被练袍者三千人，皆气强力大、一可当十者，大小舟共百艘，一声炮响，船头望东进发。

早有哨船探知鸠兹失事，来报世子诸樊。诸樊曰：“鸠兹既失，楚兵必乘胜东下，宜预备之。”乃使公子夷昧帅舟师数十艘，于东西梁山诱敌，公子余祭伏兵于采石港。邓廖兵过郝山矶，望梁山有兵船，奋勇前进。夷昧略战，即佯败东走。邓廖追过采石矶，遇诸樊大军，方接战，未十余合，采石港中炮声大振，余祭伏兵从后夹攻，前后矢发如雨点，邓廖面中三矢，犹拔箭力战。夷昧乘艨艟大舰至，舰上俱精选勇士，以大枪乱捣敌船，船多覆溺。邓廖力尽被执，不屈而死。余军得逃者，惟组甲八十、被练甲者三百人而已。婴齐惧罪，方欲掩败为功。谁知吴世子诸樊乘胜反进兵袭楚，婴齐大败而回，鸠兹仍复归吴。婴齐羞愤成疾，未至郢都，遂卒。史臣有诗云：

乘车射御教吴人，从此东方起战尘。

组甲成擒名将死，当年错着族巫臣。

共王乃进右尹壬夫为令尹。壬夫赋性贪鄙，索赂于属国。陈成公不能堪，乃使轅侨如请服于晋。晋悼公大合诸侯于鸡泽，再会诸侯于戚。吴子寿梦亦来听好，中国之势大振。楚共王怒失陈国，归罪于壬夫，杀之，用其弟公子贞字子囊者代为令尹。大阅师徒，出车五百乘伐陈。时陈成公午已薨，世子弱嗣位，是为哀公。惧楚兵威，复归附于楚。

晋悼公闻之大怒，欲起兵与楚争陈。忽报无终国君嘉父，遣大夫孟乐至晋，献虎豹之皮百个，奏言：“山戎诸国自齐桓公征服，一向平靖。近因燕、秦微弱，山戎窥中国无伯，复肆侵掠。寡君闻晋君精明，将绍桓、文之业，因秦宣晋威德，诸戎情愿受盟。因此寡君遣微臣奉闻，惟赐定夺。”悼公集诸将商议，皆曰：“戎狄无亲，不如伐之。昔者齐桓公之伯，先定山戎，后征荆楚，正以豺狼之性，非兵威不能制也。”司马魏绛独曰：“不可。今诸侯初合，大业未定，若兴兵伐戎，楚兵必乘虚而生事，诸侯必叛晋而朝楚。夫夷狄，禽兽也；诸侯，兄弟也。今得禽兽而失兄弟，非策也。”悼公曰：“戎可和乎？”魏绛对曰：“和戎之利有五：戎与晋邻，其地多旷，贱土贵货，我以货易土，可以广地，其利一也；侵掠既息，边民得安意耕种，其利二也；以德怀远，兵车不劳，其利三也；戎狄事晋，四邻震动，诸侯畏服，其利四也；我无北顾之忧，得以专意于南方，其利五也。有此五利，君何不从？”悼公大悦，即命魏绛为和戎之使，同孟乐先至无终国，与国王嘉父商议停当。嘉父乃号召山戎诸国，并至无终，歃血定盟：“方今晋侯嗣伯，主盟中华，诸戎愿奉约束，捍卫北方，不侵不叛，各保宁宇。如有背盟，天地不佑！”诸戎受盟，各各欢喜，以土宜^②献魏绛，绛分毫不受。诸戎相顾曰：“上国使臣，廉

洁如此!”倍加敬重。魏绛以盟约回报悼公，悼公大悦。

时楚令尹公子贞已得陈国，又移兵伐郑。因虎牢有重兵戍守，不走汜水一路，却由许国望颍水而来。郑僖公髡顽大惧，集六卿共议。那六卿：公子骅字子驪，公子发字子国，公子嘉字子孔，三位俱穆公之子，于僖公为叔祖辈；公孙辄字子耳，乃公子去疾之子；公孙蚤字子蛸，乃公子偃之子；公孙舍之字子展，乃公子喜之子，三位俱穆公之孙，袭父爵为卿，于僖公为叔辈。这六卿都是尊行，素执郑政。僖公髡顽心高气傲，不甚加礼，以此君臣积不相能，上卿公子骅尤为桢凿^③。今日会议之际，僖公主意，欲坚守以待晋救。公子骅开言曰：“谚云：‘远水岂能救近火。’不如从楚。”僖公曰：“从楚则晋师又至，何以当之？”公子骅对曰：“晋与楚谁怜我者？我亦何择于二国？惟强者则事之。今后请以牺牲玉帛待于境外，楚来则盟楚，晋来则盟晋。两雄并争，必有大屈。强弱既分，吾因择强者而庇民焉，不亦可乎？”僖公不从其计，曰：“如驪言，郑朝夕待盟，无宁岁矣！”欲遣使求援于晋。诸大夫俱违公子骅之意，莫肯往者。僖公发愤自行，是夜宿于驿舍。公子骅使门客伏而刺之，托言暴疾，立其弟嘉为君，是为简公。使人报楚曰：“从晋皆髡顽之意，今髡顽已死，愿听盟罢兵！”楚公子贞受盟而退。

晋悼公闻郑复从楚，乃问于诸大夫曰：“今陈、郑俱叛，伐之何先？”荀偃对曰：“陈国小地偏，无益于成败之数。郑为中国之枢，自来图伯，必先服郑。宁失十陈，不可失一郑也。”韩厥曰：“子羽识见明决，能定郑者必此人，臣力衰智耄，愿以中军斧钺让之。”悼公不许，厥坚请不已，乃从之。韩厥告老致政，荀偃遂代为中军元帅，统大军伐郑。兵至虎

牢，郑人请盟，荀崧许之。比及晋师返旆，楚共王亲自伐郑，复取成而归。

悼公大怒，问于诸大夫曰：“郑人反覆，兵至则从，兵撤复叛，今欲得其坚附，当用何策？”荀崧献计曰：“晋所以不能收郑者，以楚人争之甚力也。今欲收郑，必先敝楚，欲敝楚，必用以逸待劳之策。”悼公曰：“何谓以逸待劳之策？”荀崧对曰：“兵不可以数动，数动则疲；诸侯不可以屡勤，屡勤则怨。内疲而外怨，以此御楚，臣未见其胜也。臣请举四军之众，分而为三，将各国亦分派配搭。每次只用一军，更番出入，楚进则我退，楚退则我复进，以我之一军，牵楚之全军。彼求战不得，求息又不得。我无暴骨之凶，彼有道涂之苦，我能亟往，彼不能亟来，如是而楚可疲，郑可固也。”悼公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即命荀崧治兵于曲梁，三分四军，定更番之制。

荀崧登坛出令，坛上竖起一面杏黄色大旆，上写“中军元帅智”。他本荀氏，为何却写“智”字？因荀崧、荀偃叔侄同为大将，军中一姓，嫌无分别。崧父荀首食采于智，偃父荀庚自晋作三行时，曾为中行将军，故又以智氏、中行氏别之。自此荀崧号为智崧，荀偃号为中行偃，军中耳目，就不乱了。这都是荀崧的法度。坛下分立三军：

第一军，上军元帅荀偃，副将韩起，鲁、曹、邾三国以兵从，中军副将范匄接应；

第二军，下军元帅栾黶，副将士魴，齐、滕、薛三国以兵从，中军上大夫魏颀接应；

第三军，新军元帅赵武，副将魏相，宋、卫、邠三国以兵从，中军下大夫荀会接应。